

■ 惠惠

眨眼间朋友成老人了,有的气宇轩昂,有的文雅淡定,有的喜怒笑骂,一样是老人话多。小时到石灰灶上捡贝壳,积满一箱,时不时拿出来摆满一地;自制玩具,一把锯一把刀,一会便造出一支枪一把剑;十岁左右开始阅读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家春秋》《苦菜花》《三家巷》《子夜》等等。那年头正是饥荒来袭的时候,番薯雪这个词是突然活跃在谈话里的。当时我以为自己才有的凄凉,后来发现在坐的人人都有这种经历。

番薯雪与番薯落在海口话里是一样的意思,指收获后遗落在地里的番薯。番薯落直接形象,番薯雪呢,来自何处?可能“雪”是海口话里某个字的谐音。那时候,龙华路一带饥肠辘辘的孩子常常发出这样的通知,某某村挖番薯啦,捡番薯雪啰。

某某村大多指八社、龙昆上村与龙昆下村。这些生产队主要生产蔬菜供应市民,也会种少量水稻和番薯自己食用。有时挖几分地的番薯,几条街的老人孩子来捡番薯雪,地头田埂站满闲杂人等,人人一样的装束,

## H 流年剪影

## 番薯雪

一把锄头或四齿耙,腰间别一只捕鱼时带的篓,头戴草帽或竹帽。来龙不压地头蛇,挤在前头的多为本村孩子,他们的四齿耙甚至挖在兄父辈的前边,社员碍着情面,不好吭声。有的家长大声骂,你要死啦,拿生产队的东西!接着扔来一只大番薯,恶声恶气指令:回家!孩子接着番薯,心领神会,暂时退到后边。番薯地上不停地响起“你要死啦、回家”的骂声和指令。番薯没过秤,一只一只公然划过天空落进社员家的篓子里。这事叫城里孩子羡慕。

戴帽子,背鱼篓,扛锄头,眼睛四处瞅,一本正经却找不到一只番薯雪,真是叫人寂寞的,回到家,迎着家人失望的眼光,心里特别孤独。

第二天天听到哪里有番薯雪,孩子们还是会去的。临渊慕鱼,或是过厦门而大嚼,我们站在希望的田野上。

这些老朋友与我不一样,他们住在别的街区,最常去的地方是高坡。

高坡指的是海口西南那片起伏平缓的台地,这里缺水,种的是一望无边的番薯。地方辽阔,能容纳更多寻找食物的市民,收获时那片土地人山人海,像现在节日时的天安门广场。那里我也去过,挤不过人家,伙同龙华路的孩子另辟蹊径,走到已经收获多时的地里,有埋在地里的小番薯正在发芽,顺着发红的嫩芽,可以找小番薯,更多的可能是挖出一段绿色藤茎。我们在台地相接的地方发现水田,水田的花生结子特别多,嘟噜噜一串串,白白虚虚的没果仁,没人要。我们把白花生放在水塘里洗干净,放进嘴里嚼,甜,有花生特有的芬芳。把花生装篓里背回家,家里人都高兴。

老人兴奋非常,抢着发言,显然不是面对曾有的尴尬、狼狈与凄凉,他们回忆的似乎是一顿海鲜大餐。我们这些老去的朋友都知晓当年一句口号: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对于

个人,这话是确实的。人生经历,是人的私有财富,是他在世上立足的基石。人抛弃这个基石,得虚构故事平衡自己,这种平衡总归是虚空的。比如,有些年轻人否认存在那个饥饿年代,他们说,我爸爸说,那时都吃得饱饱的。是的,那个时代一定还有人吃得饱饱的,像现时有的家庭拥有游艇和飞机一样。比如,有人说,贪污是现在才有的,过去没有。昔日社员给家人扔番薯是否贪污?番薯在那时是救命的。现在某人受贿十万,百万甚至千万,对他有意义吗?其实没有,款项的多少只关乎他刑期长短而已。我们忽视某种东西比如番薯,但我们不能蔑视人的生命。

人说话就像人写文章。一位著名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编辑的人说过,他看文章的第一段,就知道作者思想内涵、品质修养……甚至作者受教育程度,写该文何为,作者能走多远等等。这位作家兼编辑有点牛,但话不

全虚。对谈也一样,有人生经验的人,也能对言说者作出大体判断。所以言说和写作一样,是件冒险的事。有人批评说,声言那场饥荒是谎言的人,过去没有贪污的人是不读书的人,只要读书,事情就容易得到证实。读书很重要,但读书不是稻粱谋,更不是查找攻击别人的资料,真正的读书是灵魂出游。

书中写的别人,别处与别人的经验,别人的血泪、别人的汗水与别人的叹息打通我们的心灵,曾经的故事与如今的现实对接,启动我们的灵气,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为北方人愁寒,替古人担忧,不是乡愿,不是迂腐,是人性对人性的召唤,是灵性对灵性的启发,细腻我们的情怀,深远我们的眼光,拓展我们的胸怀,让我们不至于成为干瘪枯刻的人。

现在是人都在阅读。真正的阅读是发现自己,圆满自己,超越自己,所以不是每一个阅读者都能做到。人必有一点灵性的嫩芽,才能萌发灿烂的魂灵之花,就像这种种子才能长成这种大树一样。这关涉到人格丰满,可能一个从小自立,自己寻找出路的人,比较容易达成这种丰满。

## H 琼氏物语

## 椰雕香炉与盖碗

■ 韩芳夷

一直想买一个香炉,一直没有买,直到遇见椰雕。

与海南椰雕结缘,是由于接手写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南椰雕》一书,对海南椰雕有了粗浅的认识,也日渐喜欢海南椰雕。只是手工雕刻的海南椰雕工艺品,价格昂贵,非我等买得起。那天去采访海南一家椰雕公司,得知他们发明了一种椰壳切割法,利用小小的工具,就能将坚硬的椰壳自由切割成各种形状,例如莲花状、蝴蝶状、犬牙交错状、波浪状、爱心状、星星状等等。更得知顾客也可以“私人定制”,即选自己的款式和图案,公司根据顾客喜欢的款式和图案来制作。我决定定制一个椰雕香炉,图案是黎族风情。一个星期后,我拿到了这个椰雕香炉。

我定制的这个香炉,底座是木头制作,香炉的主体是由一个椰子壳,采用镂空雕手法雕刻,画面中,在椰子树、芭蕉树和鲜花的环绕下,它由三组人物画组成,一组是两对黎族青年男女在跳竹竿舞,一对在跑着抬竹竿,一对正在竹竿间跳;一组是一对黎族青年男女在春米;一组是一位黎族女人在织黎锦。画中跳舞的男女青年表情欢快,优美的舞姿,可让观者体会到音乐的节奏与韵律;春米的黎族青年男女,动作配合默契,体现了劳动美;织锦的黎族女人的纤纤玉手与娇态,与黎锦的美融为一体。在一个圆形的椰壳上能雕刻出人物表情、动作各异,服饰鲜明,动静结合,整个画面还营造出一种平和、浪漫又生机勃勃的氛围。电脑雕刻虽没有手工雕刻灵动、有气韵,但也不乏精致。

我对这个香炉爱不释手,由此更敬佩那些用手工一刀一刻地在椰壳上雕刻的海南椰雕的传承人了。我想起了我写《海南椰雕》采访的第一个对象符开清老师。当符老师从他家里的柜子里翻出一只椰雕盖碗时,我就喜欢上它了。原来椰雕可以这样精致,用同伴的话说,是具有宫廷感。褐偏黑的颜色,轻薄、均匀,剔透又不失只属于椰壳独有的质感。这只采用镂空浮雕花草纹饰雕工圆熟很具匠心的盖碗,是符老师28岁那年制作的,至今已有31年了。时光的油漆和岁月沉淀出的陈旧,使它的色泽镀上了一层神秘,它撩起了我的好奇与想象,比先前更愿意去了解、探究海南椰雕。

这只椰雕盖碗是我见到的有主人的第一件椰雕工艺品,它是符老师从事椰雕工作几十年保存的唯一一件自己雕刻的作品,对他来说,已是无价之宝。这盖碗,是一个椰子壳切割三分之一后打磨的;碗盖是一个椰壳的顶部切割打磨的,碗盖与碗口的对接,天衣无缝。碗的底座,是打磨后的圆形椰壳和圆形椰壳环拼贴的,整体看,是那么浑然一体。椰壳上的那些花朵、纹饰的一雕一刻,仿佛是历史的脉络,在我脑里延伸,海南椰雕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遥想当年,它的出现,是因为那时的时光慢吗?是因为那时的人简单,简单到拿起一把雕刻刀,就要在那椰壳上刻出自己的心情?莫非是那时的人时间太过富余,寄情山水、赏花弄月还不够,还要把那些花草把玩于椰壳之上?不管是何种起因,先人对美的追求和民间手艺人的智慧,让我叹服,它亦可开启人的心智。那一刹那,我明白了我干这项工作的意义,我的任务是去发现椰雕的美以及它的文化价值,让更多的人来感受它的美和发现它的文化价值并且传承下去。我想像着符老师当年左手扶着椰壳,右手握着雕刻刀在椰壳上雕刻,一只巧手在椰壳上劳作,考验的,不仅是椰雕艺人的手工技术,还考验着他的心境。手指的灵动与心如止水,这一动一静,是心神的凝聚。镂空雕在椰雕里是最难的,因为椰子壳材质薄、脆,刀刻不准,容易出错。我相信,每一件经典的椰雕工艺品,都浸透着每位椰雕艺人的汗水、心血,甚至是他们的魂。每件他们的得意之作,肯定会留有他们独特的气息,他们个人的密码。这也就注定了即使是一同题材同一类型的椰雕工艺品,来自不同的手艺人,雕出的椰雕工艺品,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他们的独特性。

符老师说,他一生雕刻这样的椰雕盖碗有二三十只,当时是作为海口市外贸出口产品外销,销往世界各地。听他这一说,我有些欣慰,又有些怅然,遥想当年符老师亲手雕刻的那几十个在异国他乡的椰雕盖碗,今何在?它们是否还安然?是否还受宠?虽然我定制的这个椰雕香炉还没有时间感,我试图从那只盖碗顺着时间寻到延伸的脉络,使这门沉淀着海南椰雕历史文化的工艺得到传承和发展,在新与旧之间,留连、品味。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 别问我是谁

■ 左少和

别问我是谁  
我是早春的小雨  
将春的气息传递  
将春的温馨播洒  
让爱生根发芽  
让爱灿烂天下

别问我是谁  
我是初夏的小花  
将夏的热情笑纳  
将夏的激情绽放  
让情温暖大地  
让情彰显春华

别问我是谁  
我是深秋的小树  
将秋的收成记下  
将秋的贡献奉上  
让爱结出果实  
让爱如诗如画

别问我是谁  
我是寒冬的小雪  
将冬的特点显现  
将冬的环境净化  
让情冰清玉洁  
让情纯真无暇

别问我是谁  
我是旷野的小草  
沐浴春的阳光  
经历夏的锻炼  
接受秋的洗礼  
迎接冬的考验

别问我是谁  
我是驻村扶贫第一书记  
访贫问苦群众愿见  
访疾问难群众想见  
扶贫帮困群众乐见  
共同致富群众盼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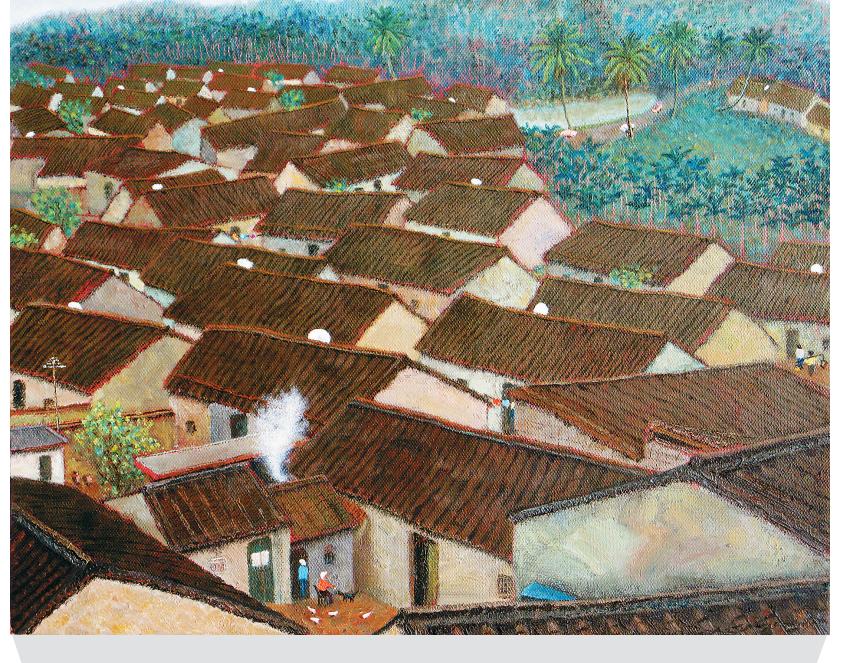
别问我是谁  
我是扶贫工作的联络员  
村庄的情况我熟悉  
村民的困难我清楚  
群众的诉求我了解  
百姓的期待我明白

别问我是谁  
我是驻村的帮扶员  
走村串户群众欢迎我  
提供信息群众相信我  
思想开导群众理解我  
体察实情群众帮助我

别问我是谁  
我是一名党支部书记  
带领党员干部扶贫是我的责任  
宣传扶贫方针政策是我的义务  
引导村民勤劳脱贫是我的荣光  
激励村民积累致富是我的愿望

别问我是谁  
我是一名普通党员  
田间地头传递党的关怀  
椰子树下宣传政府决心  
槟榔林中研究脱贫办法  
橡胶林里开辟致富战场

听!  
扶贫攻坚战的号角已吹响  
看!  
扶贫帮困的行动在进行  
你帮扶一家  
我脱贫一户  
你献上一良策  
我提供一信息  
你让一辍学学生重返校园  
我让一剩余劳力外出务工  
就这样  
我们手拉手架起小康桥  
就这样  
我们心连心铺就幸福路



《韵·屯昌》(油画) 美立 作

## H 面朝大海

## 开椰记

■ 梁凌

周末回老家。返程时,母亲追着我说,那东西,别忘了吃了。我问,哪东西?她双手在空中划了个圆说,就是那东西!哪东西?唉,就是就是你放在车上的那圆圆的东西……她有些急。我想破脑壳,总算想起来,我刚回家时,嫂子曾给我车上搬了三个青椰子。你是说,椰子?她这才如释重负地“哦”了一声。

也难为了她了,一个生长在中原,目不识丁的八十老太,谁见过椰子啊!我们方言里“叶”和“椰”同音,她说不定还会奇怪,这么沉重的大球球,怎么会跟轻飘飘的树叶一般叫法。听嫂子说,库房里的那一堆青椰子,是村里二孬批发来的稀罕东西,因为没地方放,才放在我家。在镇上卖了几天,生意清淡,四五块钱一批,卖十二块,一天才卖十几个。有那十来块钱,谁吃这,还不如买一大兜苹果,吃着太麻烦,得下大功夫!嫂子评价说。

我说,我不吃,回家当工艺品看。回家放在客厅的阳台上,和吊兰、奇石放在一起。喝下午茶的间隙,瞥一眼三个紧密相连的青绿大球,思想会一路向南,跨过许多纬度,没入亚热带的重重深绿,鼻翼边飘来海洋的咸腥。看了几天,这美学意象的青皮渐变成了浅褐。终于在一个穷极无聊的日子,有人咋着舌头说,吃了吧……

他只管说吃,却又说不出一个好的“破”法,还

得辛劳我这抄刀手。拿菜刀砍那层青皮,震得橱柜咣咣响,因怕造成重大破坏,又转移到地板上。谁知刚啪啪了几刀,就有邻居来敲门。她刚一伸头,见我正笑容可掬地拎着一把刀,吓得缩回头去。我拿刀指指地板上的一片碎裂:开椰子呢……哎呀,这东西!她说,前年别人也送我一个,吃着可不容易。我问,你怎么把它打开的?那时候我家不是正装修房子吗,不是有木工吗,拿电锯……她说。

可是,我上哪儿找电锯?最后还是拎着一把刀,转战到楼下空地,刀背敲,刀刃砍,累得满头大汗,禁不住追思石器时代,那时候,也应该有椰子的吧,那时候的人,肯定是拿大石头砸的吧?在院子里寻觅半天,也没找到一块拿得起的大石头。我又想起斧子,榔头,最好是榔头,高高举起,重重落下,“哗”地麻烦就解决了。

看热闹的越来越多。还是刀不行,有人建议说,门口有卖甘蔗的,你借用一下他的刀。

卖甘蔗的是个小伙子,问他会不会开椰子,他说,没开过。不过,他力气大,刀也管用,三下五除二,椰子就裂了嘴,浆汁顺着口子往外流。抱着回家,把汁倒进碗里,才想起正宗的喝法,是用吸管吸的。汁喝了、椰肉吃了才想起百度。上百度一看,原来喝椰汁并没有这么辛苦。椰子上有三个孔,最圆的那个,用利器可以轻松打开插入吸管,哎呀,自己好笨。

虽然开椰子是首次,吃椰子,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在武汉。那时候我们刚刚考上学。一个舍友来自海南,她来时,带了一个大大的椰子。那时候物流不发达,不光是我,连湖北江苏浙江的舍友,也都没见过椰子。我们对椰子的印象,还停留在地理书上,和海南牢牢捆在一起。

那个夜里,大家还相互陌生,都放了帐子,在小天地里各自隐藏或忙碌。最后,陌生感被一个椰子打破,那个海南同学,一个个拉开蚊帐,准备了六个吸管,请大家喝椰汁,挺好喝的,她说。我们都喝不出甜,只感觉微微的清香和酸。喝完椰汁,她又重新一个个蚊帐拉开,请我们吃雪白的椰肉。吃了椰肉,五个人不约而同地从蚊帐里钻出来,开始唧唧喳喳。

现在忆起,那时的宿舍,既没有刀,也没有大石头,不知海南同学是如何开的椰子。资料上说,一个圆滚滚的椰子就是一颗硕大的种子,它像一个葫芦,能在海里漂浮,一旦有机会上岸,就长成一棵美丽的椰子树。地里的水,顺着树干往上爬,贮存在一个个椰子里。所以,一颗椰子一棵树,椰汁是最纯净甘甜的水。所以有人在网上提示,椰子千万别敲碎,因为喝椰汁比吃椰肉更有味儿。

可我的确不大爱喝椰子汁,感觉有些寡淡,微酸,像放馊的水。至于海南人为什么喜欢喝椰汁,可能就像洛阳人嗜喝浆面条,安徽人爱臭鳜鱼,景颇族人喜嚼槟榔一样,是一种味觉上的乡愁。形貌口音都可以作假,味蕾却不会扯谎。不同地区人味觉上的相互质疑,恰恰也体现了世界的丰富有趣。

虽然我定制的这个椰雕香炉还没有时间感,我试图从那只盖碗顺着时间寻到延伸的脉络,使这门沉淀着海南椰雕历史文化的工艺得到传承和发展,在新与旧之间,留连、品味。

## 父亲的钱包

■ 黄开平

我从工作岗位上卸任后,总算有一点时间打理自己的书房,也顺便寻找丢失了近三十年的父亲留下的遗物——钱包。这间书房,累积了我几十年的书籍和资料,藏书可谓多,且杂乱无章。

我父亲去世后,在清理他的遗物时,我只收拾了他的两件东西:一条旧军裤,一个旧钱包。

我从万宁乡下到海口读书,再在海口工作,一直把父亲遗留下的这两件物品携带在身边。

但在1989年,我成家后,因

两度搬家,再加上平时工作繁忙,父亲的这些遗物被我不知不觉地忘却了。

母亲前年去世后,我想起父亲留下的这两件遗物。于是,发动家人四处寻找,但没有人记得它存在何方。也许这些遗物就存在我书房的某个角落里,但因书籍和资料太多,很难寻找。果然不出所料,这次我在整理书籍时,偶然间在一纸箱里见到了阔别近三十年之久的父亲的钱包。我如获至宝,激动得心头怦怦直跳。

父亲的钱包是四方形的,长宽相当,呈棕红色,属牛皮类,皮质光柔,包内层全部采用米黄色丝绸布制作。我童年时便知晓它的存在,至今不低于六十年了。现在,因为书籍挤压,且受了潮,它的左下角有轻微的变质,但并无太大损坏,和我儿时见到的样子并没太多的差异。父亲的钱包里存放着各种各类条据,有的是记工分,有的是借钱欠条,有的是文革时期的粮票、布票等等。

我曾经在三个不同时期打开父亲的钱包,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第一次是孩童时期,那时,父亲的钱包由母亲代管,记得每次放学回家,我总会想从父亲的钱包里偷点钱买东西吃,那时候的钱不像现在这么多,面额也没这么大,都是以分角元为单位,一元为单位的。

如今我成为人父,身份转变,替代成我父母曾经的角色,每每见到我的孩子携带的款色各异的钱包,看着他们衣食无忧,穿着时髦,我会油然想起那些特殊的年月里和父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他们含辛茹苦,俭衣节食,用心血与生命垒成一个完整的家。

斗转星移,生命轮回,不断交替,今天,父亲的钱包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珍藏着一个家庭的全部奋斗史,诠释着一个时代的故事。

全虚。对谈也一样,有人生经验的人,也能对言说者作出大体判断。所以言说和写作一样,是件冒险的事。

有人批评说,声言那场饥荒是谎言的人,过去没有贪污的人是不读书的人,只要读书,事情就容易得到证实。

读书很重要,但读书不是稻粱谋,更不是查找攻击别人的资料,真正的读书是灵魂出游。

书中写的别人,别处与别人的经验,别人的血泪、别人的汗水与别人的叹息打通我们的心灵,曾经的故事与如今的现实对接,启动我们的灵气,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为北方人愁寒,替古人担忧,不是乡愿,不是迂腐,是人性对人性的召唤,是灵性对灵性的启发,细腻我们的情怀,深远我们的眼光,拓展我们的胸怀,让我们不至于成为干瘪枯刻的人。

现在是人都在阅读。真正的阅读是发现自己,圆满自己,超越自己,所以不是每一个阅读者都能做到。

人必有一点灵性的嫩芽,才能萌发灿烂的魂灵之花,就像这种种子才能长成这种大树一样。这关涉到人格丰满,可能一个从小自立,自己寻找出路的人,比较容易达成这种丰满。

符老师说,他一生雕刻这样的椰雕盖碗有二三十只,当时是作为海口市外贸出口产品